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論語十三

雍也篇二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寛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木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禄又謂與爾隣里鄉黨看来聖人與處却寛恪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夔孫○義剛録云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便是一以貫之處聖人做事着地頭

范氏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為天下之通義使人可繼也游氏曰餼廩稱事所以食功也令原思為之宰而辭禄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

所當得則雖萬鍾不害其為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隣里鄉黨蓋隣里鄉黨有相周之義尹氏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求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茍有餘則分諸隣里鄉黨者凡取予一適於義而已第四章凡七說今從范氏游氏尹氏之說伊川謂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其說雖正然恐非本意據冉求乃為其母請其意欲資之也使冉

求為子華請則猶可責之以弟子之禮若為其母請則止欲附益之故責之以繼富恐或外生一意非夫子責冉求之意范氏第二說與楊氏謝氏之說大率以辭受取舍順理合義為文只說大綱其間曲折詳備則不如尹氏之深切呂氏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造語未盡不能無差向使不義之富可以分人廉者所必辭也富之可辭與不可辭在於義不義而不在於分人與不分人也謝氏曰與之釜與

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此說恐未穩使祿秩當得夫子不待冉子之請而與之祿有常數夫子何心輕重於其間哉為其母請粟觀其文埶非祿秩也明矣曰為其母請即為子華請也呂氏說只據原思辭祿而言非謂不義之富也 榦

子謂仲弓章

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

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謨

犂牛之子范氏蘇氏得之榦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賑曰横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

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顔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顔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大雅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顔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南升

問三月不違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顔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

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去偽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淳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踈也閒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閒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纔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閒事銖

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其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寓

義剛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集注云仁者心之德竊推此義以為天生一人只有一心這腔子裏面更無

些子其他物事只有一箇渾全底道理更無些子欠缺所謂仁也曰莫只將渾全底道理說須看教那仁親切始得義剛

顔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髪私意間斷在但顔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卻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卻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令人若能自朝

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横渠内外賓主之説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来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正卿問集注不知其仁也云雖顔子之賢猶不能不違

於三月之後如何曰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畧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一間者以此舊說只做有一月至者有一日至者與顔淵三月至者有次第看来道理不如此顔子地位比諸子煞有優劣如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多少此是十分爭七八分張子云這道理譬如一屋子是自家為主朝朝夕夕時時

只在裏面如顔子三月不能不違只是畧暫出去便又歸在裏面是自家常做主若日至者一日一番至是常在外為客一日一番暫入裏面來又便出去月至亦是常在外為客一月一番入裏面來又便出去又云三月不違者如人通身都白只有一點子黒日月至焉者如人通身都黒只有一點白又云顔子一身已自不見其身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賀孫○今集注不知其仁章無此說

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踈畧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横渠云云文蔚竊

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為主人欲為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為主天理為賓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為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文蔚

問伊川言不違是有纎毫私欲横渠言要知内外賓主之辨曰前後説是如此劉仲升云愈久而不息者氣象迥别大雅云久而不息自是聖人事曰三月不違是自家已有之物三月之久忽被人借去自家旋即

取回了日月至焉是本無此物暫時間人借得來便被人取去了大雅

至之問横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止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内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内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内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

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夫子

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道夫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為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

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麽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着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如何曰不用着力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說

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時習則相將自然說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愛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強他喫節

問横渠說内外賓主之辨若以顔子爲内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己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顔子

也在屋裏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来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入来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時暫入来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是有一日得一番至有一月得一番至賀孫

問日月至焉一句曰看得来日却是久底月却是暫時

底因說橫渠内外賓主之辨曰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三月以後或有出去時節便會向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以日較月月又却踈又曰不違者是在内至焉者是在外来又問幾非在我者曰含三月不違去做工夫都是在我外不在我這裏了謙之

問橫渠内外賓主之説曰主是仁賓却是已身不違仁者已住在此屋子内了日月至焉者時暫到此又出

去是乃賓也後數日又因一學者舉此段為問而曰仁譬如此屋子顔子在此裏面住但未免間有出去時他人則或入來住得一日或入來住得一月不能久處此此即内外賓主之辨過此幾非在我者謂學者但當勉勉循循做工夫而已舍是則他無所事也必大

或問横渠内外賓主之辨一段云仁在内而我為主仁在外而我為客如何曰此兩句又是後人解横渠之

語蓋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諸子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只為客譬如人家主人常在屋中出外時少便出去也不久須歸来日月至焉者則常常在外做客暫時入屋来又出去出去之時多在屋之時少或一月一番至或一日一番至終是不是主人故常在外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在屋中住得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佛經中貧子寶珠

之喻亦當

三月不違者我為主而常在内也日月至焉者我為客而常在外也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為主則客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漲船行更無着力處録

問横渠内外之説曰譬如一家有二人一人常在家一人常在外在家者出外常少在外者常不在家間有歸家時只是在外多謨

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日月至焉是有時從外面入来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内外賔主之辨者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_{儒用}

問内外賔主之辨曰不違仁者仁在内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賔雖有時入於内而不能久也_廣

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賔有時而入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蓋有心中欲為善而

常有一箇不肯底意便是自欺從周

叔器未達内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挨出在外面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又問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曰不能已是為了又為為得好後只管為如欲罷不能相似蔡仲默云如生則惡可已也之類曰是義剛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即是心心如鏡相似仁便是箇鏡之明鏡從來自明只為有少間隔便不明顔子之心

已純明了所謂三月不違只緣也曾有間隔處又問張子謂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是如何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箇輪車相似才推得轉了他便滔滔自去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者正謂說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時舉

張子言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處過此幾非在我謂過三月不違非工夫所

能及如未由也已真是着力不得又云勉勉循循之說須是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自然要去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子相似才着手推動輪子了自然運轉不停如人喫物既得滋味自然愛喫日月至焉者畢竟也是會到来但不久耳明作

或問張子幾非在我者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廣○南升録別出

問幾非在我之義曰非在我言更不着得人力也人之為學不能得心意勉勉循循而不已若能如是了如車子一般初間着力推得行了後來只是滚將去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得說了自然不能休得

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南升

味道問過此幾非在我者疑横渠止謂始學之要唯當知内外賓主之辨此外非所當知曰不然學者只要撥得這車輪轉到循循勉勉處便無着力處自會長進去如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了蓋到說時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為之必成而後

止今之學者為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可學

周貴卿問幾非在我者曰如推車子樣初推時須要我着力及推發了後却是被他車子移將去也不由在我了某嘗説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若是做到這裏後自不肯住了而今人只是不能得到説處義剛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過此即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底意思若工夫到此蓋有用力之所不能及自有不

可已處雖要用力亦不能得又問内外賔主之辨曰三月不違為主日月至焉為賔主則常在其中賔則往來無常葢存主之時少在外之時多日月至焉為其時暫而不能久若能致其賔主之辨而用其力則工夫到處自有不可息者寓

問何謂幾非在我者曰此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意葢前頭事皆不由我我不知前面之分寸也不知前面之淺深只理會這裏工夫使内外賔主之辨常要

分曉使心意勉勉循循不已只如此而已便到顔子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只恁地淳

過此幾非在我者到此則進進不能已亦無著力處拱壽

子升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到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内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

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木之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莫只見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己如

何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

身己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顔子

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

理難得便會分明又云今學者多端固有說得道理

是却自不着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固有要去切己做

工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

聖賢言語句句是為自家身已說又云内外賔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守得這心譬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面來或有一月一番入裏面来他心自不着這裏便又出去了若說在内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卧也在這裏三月不違是時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家屋便歸来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

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賀孫）

問三月不違仁伊川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仁乃全體何故以善稱曰仁是合衆善一善尚不棄況萬善乎（可學 集義）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内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

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顔子三月不違仁豈真恁虚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静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顔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賔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道夫

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逈別看來日月至與不息者全然別伊川言畧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

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　寓

問伊川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又曰三月不違仁蓋言其久然非成徳事范氏曰回之於仁一時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時而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焉惟獨稱顏子

三月不違其可謂仁也已謝氏曰回之為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鄰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謂勉強矣三月不違仁仁矣特未可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耳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右第六章凡九說今從伊川范氏謝氏之說伊川第二說以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作三月不違仁未甚切第二說

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呂氏亦曰以身之而未能信性久則不能不懈又曰至於三月之久猶不能無違又曰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不能無衰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楊氏曰三月不違仁未能無違也侯氏亦曰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尹氏亦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此五說皆同而有未安惟呂氏為甚竊謂此章論顔子三月不違仁其立言若曰能久不

違仁而已其餘日月至焉者亦若曰至於仁而不久而已若以為顏子三月不違既過三月則違之何以為顏子此呂氏之說為未安楊氏亦此意伊川侯氏尹氏之說亦與呂氏楊氏相類特不顯言之耳故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顏子視孔子為未至者聖人則不思不勉顏子則思勉也諸子視顏子為未至者則以久近不同耳若謂顏子三月則違恐未安伊川第三說與橫渠同皆說學者事但橫渠內

外賔主四字不知如何説恐只是以三月不違者為有諸已故曰内曰主日月至焉者若存若亡故曰外曰賔否游氏説仁字甚切恐於本文不甚密先生曰能久不違仁不知能終不違耶亦有時而違耶顔子若能終不違仁則又何思勉之有易傳復之初九爻下有論此處可更思之游氏引仁人心也則仁與心一物矣而曰心不違仁何也榦

季康子問仲由章

問求之藝可得而聞否曰看他既為季氏聚斂想見是有藝問龜山解以為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寓

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㽦

問集註以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

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祖壯

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

右第七章凡六說今從呂說伊川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尹氏亦用此意若謂從政則恐非人人可能范氏惟說三子之失恐就本文解則未須說失處謝氏論季氏之意以為陋儒所短正在此亦恐季氏未必有此意其問至於再三乃是有求人才

之意使季氏尚疑其短則其問不必至反覆再三也楊氏論果藝達三德不如吕氏謹嚴曰此段所說得之但破范說非是榦

正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具臣貨殖之病却不言其材之為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得世間非

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_{大必}

問謝氏三子於克己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為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己獨善說得太重當云脩己自好可也_{大必}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

身不出如曾閔方得燾

第八章五說令取謝氏之說伊川范楊尹氏四說大率皆同只略說大綱曰謝氏固好然辭氣亦有不平和處榦

謝氏說得也麄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義剛

伯牛有疾章

侯氏曰夫子甞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亡也宜其重惜之故再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言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尹氏曰牖牖下也包氏謂有惡疾不欲人知恐其不然也右第九章五說今從尹氏侯氏之說范氏曰冉伯牛盡其道而死故曰命楊氏亦曰不知謹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者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本文看說命矣夫較深聖人本意只

是惜其死歎之曰命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疾情意悽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況下文以為斯人有斯疾則以為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亦不相聯屬謝氏同尹氏謹嚴先生曰此說非是更思之榦

賢哉回也章

問顔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顔子私欲克盡故

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時舉

伯豐問顔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顔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曰顔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𥁕

問顔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脱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

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

他樂時節寓

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淳錄云又加却樂天知命四字加此四字又壞了這樂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在貧窶之中而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改樂

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

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觀它有𠃔游山詩是甚麽次第陳安卿云它那昔也未甚有年曰也是有箇見成底樂義剛○淳錄此下云樂只是恁地樂更不用解只去做工夫到那田地自知道讀一小集見李偲祭明道文謂明道當初欲著樂書而不及因笑曰既是樂何用書說甚問顔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以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

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淳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

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静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麄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

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南升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敬仲○以下論孔顏之樂

恭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恪

行夫問不改其樂曰顏子先自有此樂到貧處亦不足以改之曰夫子自言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其樂只一

般否曰雖同此樂然顔子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

賀孫

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顔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顔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顔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顔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

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賔主之意或問與不違仁如何曰僅能不違賀孫

𥁞田也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一段問目先生曰說得雖巧然子細看来不須如此分亦得向見張敬夫亦要如此說某謂不必如此所謂樂之深淺乃在不改上面所謂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来安然譬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来安樂者便自不同如此看其深淺乃好時舉

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柰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某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其作六先生贊伯恭云伊川贊尤好蓋其是當初見得箇意思恁他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看得好又云伯恭敬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義剛

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盖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

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剝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 夔孫

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賜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

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學蒙

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簞瓢陋巷言言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節○集注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節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顔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顔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顔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顔之樂只是私意浄盡天意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来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為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巳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道夫）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顔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説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工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寓

義剛説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顔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

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渾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顔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脈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顔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

向前做不得底令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義剛

堯卿問不改其樂注克己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己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令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顔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来苦

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
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
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説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
只要着實去用工如前日所説人心道心便只是這
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顔
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
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
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

允執厥中義剛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為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必大。集義

問昔鄒道鄉論伊川所見極高處以謂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體渾然與之為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

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蓋卿

或問程先生不取樂道之說恐是以道為樂猶與道為二物否曰不消如此說且說不是樂道是樂箇甚底說他不是又未可為十分不是但只是他語拙說得

来頭撞公更添説與道為二物愈不好了而今且只存得這意思須是更子細看自理會得方得燾○去僞録云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樂也

問伊川謂使顔子而樂道不足為顔子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説得不精切故如此告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走作了問鄒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川面已入禪去曰大抵多被如此看因舉張思叔問子在川上曰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

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學

劉黻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問程子謂使顔子以道為樂則非顔子通書顔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曰顔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来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節

問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盖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伊川曰顔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

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不與存焉又曰顔子簞瓢非樂也忘也呂氏曰禮樂悦心之至不知貧賤富貴可為吾之憂樂右第十章八說今從明道伊川呂氏之說明道第二說伊川第二第三第七說范氏說皆是推說於本文未甚密伊川第四說答鮮于侁曰使顔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顔子矣竊意伊川之說謂顔子與道為一矣若以道為可樂則二矣不知然否謝氏曰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

所欲不與物交恐說太深游氏用伊川說楊氏之說亦穩但無甚緊要發明處尹氏謂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不如伊川作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蓋聖人本意在簞瓢陋巷上見得顏子賢處人不堪其憂特輔一句伊川之說乃其本意而尹氏乃取其輔句說顏子賢處未甚緊曰所論答鮮于侁語大槩得之而未仔細更就實事上看心不與物交非謂太深蓋無此理雖大聖人之心亦不能不交物也榦

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許蔭培

朱子語類卷三十二

論語十四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力不足者欲為而不能為自畫者可為而不肯為寓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必大

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去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高

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

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説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賀孫

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為已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廢則罪不在已自止乃已之罪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

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大鑿不知伊川只上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同之意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正謂其人自不肯

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文不合而来說必令牽合為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文之意幹

子謂子夏曰章

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南升

問孔子誨子夏勿爲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絶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闊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爲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説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説本之

則無如之何他資禀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

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為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

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為大儒毋為小儒如何曰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為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

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于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得是猶自有淺深况於不是

寓○集義

第十二章凡五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尹氏以為為人為己范氏以為舉內徇外治本務末楊氏以義利為

君子小人之别其説皆通而扵淺深之間似不可不别竊謂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為人為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深葢有直指其為小人者此人也其陷溺必深有對大人君子而言者則特以其小扵君子大人而得是名耳與溺者不同雖均扵為人為利均扵狥外務末而過則有淺深也夫子告子夏以毋為小人儒乃對君子大人而小者耳若只統説則與世俗之真小人者無異而何以儒為哉曰伊川意可包衆

說小人固有等第然此章之意却無分别榦

子游為武城宰章

聖人之言寛緩不急迫如馬爾乎三箇字是助語節

問子游為武城宰章曰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南升

問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説不通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説也説得通便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説也

說得通節

問集註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減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問與琴張曾晳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晳氣象如與子夏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着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見

得他於事親愛有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與喪至乎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若切子之武城聞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小人是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子學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其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游高處賀孫問檀弓載子游曾子語多是曾子不及子游曰人說是子

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間甚高如何後来却不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子游這般人却怕於中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看子夏煞緊小故夫子恐其不見大道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曰子游與子夏全相反只子夏洒掃應對事却自是切己工夫如子夏促狹如子游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他見得大源頭故不屑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

全是兩樣子夏能勤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

賀孫

問謝氏曰云云右第十三章凡五說伊川兩說伊川尹氏解行不由徑作動必從正道楊氏謂直道而行皆是疑行不由徑為非中理竊意滅明之為人未至成德但有一節一行可取如非公事不至偃室自成德者觀之此特其一行爾而子游尚稱之則行不由徑亦但以其不欲速而遵大路可知也伊川兩說蓋權時者

之事也范氏乃就推人君說曰来說得之榦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禀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反子桑户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子桑户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簡底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怪誕但他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没檢束賀孫

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顔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時舉

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為有欲上人之心才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

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南升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麽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

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僩

讀孟之反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其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来事定諸将皆論功它却不自言也 時舉

問呂氏謂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自擠其功加於人一等矣第十四章凡六說今從呂說范楊侯尹論其謙讓不伐只統說大綱於聖人所稱孟之反之意有未盡不如呂氏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謝氏說學者事甚緊切於本文未密曰若不自擠即是自居其功矣恐不必如呂氏說斡

不有祝鮀之佞章

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

免蓋深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 謨

第十五章凡七說 伊川三說 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通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 幹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振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

范謝說稍寛曰此言人不能出不由户何故却行不由道恠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幹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内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僩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

龜山云則可以相勝則字怕誤當作不字 賀孫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 端蒙

問伊川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范氏曰凡史之事云云第十七章凡七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吕氏說論史字皆通謝氏專指儀容說恐未當大綱且論文質故有野與史之别若專以為儀容則說史字不通史無與儀容事楊氏自質之勝文以下

皆推說與本文不類尹氏曰史文勝而理不足理字未安如此則野可謂之理勝也既謂之勝則理必不足野與史皆可謂之理不足也曰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習於容止矣謝說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為言無矯揉著力處失却聖人本旨楊說推得却有功文勝則理不足亦未有病野固理勝而文不足也榦

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人不爲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夔孫

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絶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人傑

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背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燾

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 賀孫

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直便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耳亞夫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 南升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

多周遮如敬以直内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時舉録云只我味此四字便自有味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時舉録云即便是直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内交要譽便是不直時舉録云才有内交要譽之意便是曲了

林恭甫説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

然惩地發出来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箇道理這便是罔義剛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

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麄近底道理不須别為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别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麄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别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麄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麄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細耳不是别求一様

深遠之說也　僩

問或問云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　節

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為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　僩○集義

問伊川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謝氏曰云云第十八章凡九說楊氏兩說今從伊川謝氏之說明道曰生理本直范氏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尹氏曰直性也此三說者皆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章正如禮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乃生存之生若以為生本直性本直則是指人之始生言之人之始生固可謂之直下文又不當有始生而罔者下句若作生存之生則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橫渠解幸

而免似鑿本文上句却無吉凶莫非正之意吕氏曰罔如綱無常者也罔字只對直字看便可見似不必深說游氏雖說有未盡大綱亦正楊氏曰人者盡人道者其意以人字作一重字解似對罔字言之未當人字只大綱說第二說大畧曰此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當以明道之說求之則得之矣 榦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 南升

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

極至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著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盡福州界了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別州境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賀孫

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

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第十九章凡七說伊川三說伊川令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說推說教人事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亦曰樂則不可已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

樂則須知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夫婦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為知二說正相反呂氏過楊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舍謂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大綱與伊川同意但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甚善但此亦

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榦

中人以上章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将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强似一日一年强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

高遠處義剛

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寓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

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必大

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時舉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黙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

其所及而語之也僩

問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謂貴賤異等執業不同故居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必大○集義

問明道曰上智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橫渠曰云云此說得之呂監廟所編其說似正不知載在何集録第二十章凡六說伊川兩說橫渠說在外伊川第二說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謂才也第一說與尹氏之說同此意謂之

才者以為禀受然爾楊氏亦曰有中人上下者氣禀異也此三說皆以其上中下為係所禀受范氏則曰由學與不學故也謝氏亦曰特語其操術淺深非不移之品此二說又以其上中下為係於學術五說正相反據本文只大綱論上中下初未嘗推原其所以然也若推原其所以然則二者皆有之或以其禀受不同或以其學術有異不可偏舉曰伊川第二說已具二者之意矣榦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逺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彛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去僞

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

之不可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為而褻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為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已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為而為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效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已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

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效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令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之為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南升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于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

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来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討獲之心

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着才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 銖

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

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棁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節

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令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滚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可學

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時舉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

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去僞

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恪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方子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難者莫難于去私欲私欲既去則惻然動於中者不期見而自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

狀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曰此只是既仁之後見得箇體段如此方其初時仁之體畢竟是如何要直截見得箇仁底表裏若不見他表裏譬猶此屋子只就外面貌得箇模樣縱說得着亦只是籠罩得大綱不見屋子裏面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仔細方好又問就中間看只是惻然動於中者無所係累昏塞便是否曰此是已動者若未動時仁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不息所謂那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說

仁皆是䫉模今且為老兄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来須自有箇實見得處譬之食糖據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見得甜時方是真味大雅

或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燾○集註

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

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夔孫

叔器問集註心與事之分曰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事上說心便是就裏面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心是較近裏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房裏說事底是那廳

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否

曰是又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為仁如何曰便是仁這一般外面恁地然裏面通透也無界限聖人說話有一句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若是㒓侗說底才做得透便是如克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為仁之事做得透便是又如我欲仁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後有所得說得都輕淳錄云後字說得輕了唯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是事事說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後得之類

皆是此例義剛言若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義剛淳同

問明道曰先難克己也伊川曰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又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又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獲也右第二十一章凡七說明道三說伊川四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明道第一說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

欲與之聚之第三說亦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義帝
謂從民望者是也伊川第一說亦曰能從百姓之所
義者知也尹氏用伊川說此三說皆以務民之義作
從百姓之所宜恐解知字太寬問知而告以從百姓
之所宜恐聖人告樊遲者亦不至如是之緩竊意民
字不當作百姓字解只伊川第二說曰民亦人也似
穩所謂知者見義而為之者也不見義則為不知務
如齊不務德之務然必曰民之義者已亦民也通天

下只一義耳何人我之别所謂務民之義者與務已之義無異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則亦與已之廣居無異故伊川謂民亦人也恐有此意若以民字作百姓字解復以義字作宜字恐說知字大緩伊川第三說鬼神事范作振民育德其說寛振民之意亦與明道伊川從百姓之所宜之意同皆恐未穩否吕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似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作一句解看此兩句正與非其鬼而祭之謟也見

義不爲無勇也相類兩句雖連說而文意則異謝氏曰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到如此深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楊氏曰樊遲學稼固務民之事而已非義也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義則不可但有義不義之異事與義本無異曰民之義謂人道之所宜也來說得之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與已之廣居無異則天下只有此一廣居何必更說無人我之異乎呂氏說詞約而義甚精但伊川

說非其鬼而祭之兩說相連卻費力若如范氏說則可以相因矣楊氏所引本無意義然謂事即是義則不可且如物還可便謂之理否榦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利底人然亦在人看淳○義剛録云胡問仁是指全體而言否曰聖人說仁固有淺深這箇是大槩說云云

正卿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以氣質言之不知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高下否曰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可與安仁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賀孫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資質上說就學上說曰也是資質恁地但資質不恁地底做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箇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資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義剛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

此汎濫且理會樂水樂山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却終至於與本説都理會不得也人傑

子善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曰看聖人言須知其味如今只看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湊合聖言而不知味也譬如喫饅頭只喫些皮元不曾喫餡謂之知饅頭之味可乎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

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洽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魏問此章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賀孫

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

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静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静意思常多故以静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静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于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于静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静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静是體段模樣意思如

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南升

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

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祖道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儒用録云觀書且就當下玩索文意不須如此牽引及生枝蔓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録云道理不可執着且逐件理會

子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

仁子思却言成己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祖録作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于動人傑

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

靜泳

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恪

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于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

而不靜乎謨

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可學

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

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

是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效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无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朱蜚卿問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

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后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蜚卿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就成德上說

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底聖賢𧧑御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

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

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賀孫

問仁知動静集註說頗重疊曰只欠轉換了一箇體字若論来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静知者雖有静時其體只自動賀孫○集註

或問動静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燾

問知者動集註以動為知之體知者樂水又曰其用周

流而不窮言體用相類如何曰看文字須活着意思不可局定知對仁言則仁是體知是用只就知言則知又自有體用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這般須相錯看然大抵仁都是箇體知只是箇用淳

知者動而不静又如何處動仁者静而不動又死煞了是則有交互之理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所舉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

不能如此形容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不是常說如子語魯太師樂處亦云非知樂之深者不能言皆此類也極用仔細玩味看明作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静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端蒙○集義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挿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淳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

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必大

問伊川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于安静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樂喜樂於恐皆去聲又曰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静

而壽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范氏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仁者安於山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動則自樂靜則能久故壽非深于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恐不必將和作樂字右第二十章凡七說伊川四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章亦曰動靜仁知之體也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呂

氏乃以為山水言其體動靜言其用此說則顯然以為體用之體既謂之樂山樂水則不專指體用亦在其中動可謂之用靜不可謂之用仁之用豈宜以靜名之謝氏曰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據此章乃聖人形容仁知以教人使人由是而觀亦可以知其所以為仁知也謝氏以為指知仁之偏恐非聖人之意謝氏又曰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已是以靜楊氏曰利之故樂水

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靜竊謂聖人論德互有不同譬如論日或曰如燭或曰如銅盤說雖不同由其一而觀之皆可以知其為日然指銅盤而謂之燭指燭而謂之銅盤則不可聖人論仁知或以為成己成物或以為安仁利仁或以為樂山樂水各有攸主合而一之恐不可也游氏推說仁壽尹氏問伊川故不録曰所論體用甚善謝氏說未有病但末後句過髙不實耳成己成物安仁利仁樂山樂水意亦相通如

學不厭教不倦之類則不可強通耳幹

朱子語類卷三十二